

文学遗产丛书

宋元小说研究

程毅中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元小说研究/程毅中著. -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2(1999.9 重印)

(文学遗产丛书)

ISBN 7-80519-943-4

I. 宋… II. 程… III. ①小说-文学研究-中国-宋代
②小说-文学研究-中国-元代 IV. 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1887 号

宋元小说研究

(文学遗产丛书)

著 者 程毅中

责任编辑 朱野坪

出版发行 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3223462

社 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句容市排印厂 邮编:212404

开 本 大 32

印 张 14

印 数 2001—4000 册

字 数 312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9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519-943-4/I·285

定 价 26.00 元

(江苏古籍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杂传记与传奇小说	7
第一节 乐史的传记体小说	7
《绿珠传》	10
《杨太真外传》	11
第二节 北宋传奇的代表作	14
《任社娘传》	14
《梅妃传》	17
第三节 北宋传奇的残篇	23
《爱爱》	23
《芙蓉城传》	25
《王魁传》	29
第二章 北宋的古体小说集	36
第一节 北宋的志怪小说集	36
《江淮异人录》和《秘阁闲谈》	38
《葆光录》	41
《茅亭客话》	42
《括异志》	45
《搜神秘览》	47
《洛中纪异》等佚书	50
第二节 张君房与《丽情集》	52

第三节 北宋的杂事小说	60
第三章 《青琐高议》与北宋传奇	68
第一节 《青琐高议》所收前期作品	68
《越娘记》附《洞微志》	69
《玉榭》	72
《流红记》	74
《玉幼玉记》	76
《谭意歌记》	77
《骊山记》和《温泉记》	80
《赵飞燕别传》	81
第二节 《青琐高议》所收佚名作品	84
《隋炀帝海山记》附《迷楼记》、《开河记》	84
《慈云记》	87
《仁鹿记》	88
《朱蛇记》	89
《张浩》	91
《范敏》	92
《西池春游》	94
《高言》	96
第三节 《摭遗》和《翰府名谈》	101
第四章 《云斋广录》与宋代传奇的新发展	108
第一节 《云斋广录》的版本和体制	108
第二节 各类小说的内容	111
灵怪新说	111
丽情新说	112

目 录

奇异新说	118
神仙新说	122
《盈盈传》	124
第三节 宋代传奇的新发展	125
第五章 《夷坚志》与南宋志怪小说	129
第一节 《夷坚志》	129
第二节 《夷坚志》前后的志怪小说	143
《墨庄漫录》	143
《睽车志》	146
《投辖录》及其他	149
第三节 《鬼董》与志怪小说的现实化	152
第六章 南宋小说的多元化发展	163
第一节 《李师师外传》与传记体小说	163
第二节 纪实性的杂事小说	169
《清尊录》	169
《捫青杂说》	172
第三节 通俗化的传奇小说与《绿窗新话》	179
《鸳鸯灯传》	179
《苏小卿》	181
《绿窗新话》	184
第七章 辽金元的古体小说	189
第一节 《焚椒录》和《续夷坚志》等	189
第二节 《娇红记》	198
第三节 《春梦录》及其他	210
第八章 说话与话本	217

第一节	北宋说话概况	217
第二节	南宋金元说话的昌盛	224
第三节	说话艺术的发展	235
第四节	话本的编写	238
第五节	合生与《问答录》	247
第九章	宋元讲史平话	258
第一节	讲史的源流	258
第二节	元刻《全相平话》	264
第三节	《三国志平话》	274
第四节	《薛仁贵征辽事略》	285
第五节	《五代史平话》	288
第六节	《宣和遗事》	297
第七节	宋元讲史的历史价值	308
第十章	宋元小说话本	314
第一节	小说话本的著录与断代	314
第二节	小说话本的题材与主题	332
第三节	小说话本的艺术成就	341
第十一章	说经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361
第一节	宋元的说经	361
第二节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369
第三节	《西游记平话》	380
第十二章	通俗小说的两座高峰	389
余论		410
后记		419
附录	宋元小说的写实手法与时代特征	426

引 言

中国古代文化在宋代得到了多方面的发展。就文学而言，宋词被称为“一代之文学”，而宋诗、宋文都有独特的成就，宋代小说更有新的发展。宋代文学总的特点，简单说来，大致有那么几条：一、注重理趣，爱发议论；二、观察细致，刻画精微，写实手法有了显著的提高；三、叙事文学开始取代抒情文学的地位，以叙事为主的音乐文艺如赚词、缠达、杂剧、诸宫调等也纷纷兴起；四、逐步走向通俗化，不少文人以口语入诗，以口语入词，以口语写语录，至于以口语写曲和小说就更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到了元代，传统的诗文显然衰落，而通俗的叙事文学则有飞跃的进步。一部分文人以新儒学为武器，为由边陲入主中原的新统治集团重建封建主义秩序；另一部分文人则走向民间，走向市井，为通俗文学的提高作出了卓越贡献。

宋元时代的小说，正体现文学发展的大方向。

宋元时代是小说史上一个继往开来的阶段。这是以话本为基础的白话小说开始发达的时代，也是以史传为渊源的文言小说走向衰微的时代。然而它不是新旧交替而是新旧交错融会的时代。

小说也和诗歌一样，大体上可以分为古体和近体两大系统。以

往我们常以文言小说和通俗小说两相对举,但是与文言相对的应该是白话,而白话小说则不限于古代作品;通俗小说又不全等于白话小说,如《三国志通俗演义》还是用浅近的文言文写的,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里也收录了像《风月相思》、《蟬史》之类的文言作品。因此,本书对古代小说实行涵盖全面的两分法的时候,采用了古体小说和近体小说两个名称,而在具体论述中则或用文言小说、白话小说,或用传奇小说、话本小说及通俗小说等名称分别对待,视注重其某一特点而定。

北宋初年,统治者吸取了五代政权不断易手的历史教训,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藩镇武将的势力而优待文人学士,一再扩大科举取士的名额,造成一个“右文稽古”的景象,提倡优游文史、整理典籍的风气。宋太宗即位后,太平兴国二年(977)开始,就命令大臣集体编纂几部大书,其中一部是带有小说总集性质的《太平广记》。这部书收罗了许多志怪、传奇及各种异闻杂说,为宋之前的古体小说作了一次总结性的清理。因此浦江清先生曾说:“九七八年《太平广记》的结集,可以作为小说史上的分水岭。”^①这是中国小说史划分阶段的一个标志。然而宋代以后小说的发展,正处在一个承先启后的阶段,古体小说作为一种传统的文学样式,也还有新的演进,我们不能不把它放在历史中加以考察,继续探讨它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文学史研究者大多认为,相对于诗文而言,中国小说的发展是比较迟缓的。唐代传奇的兴起,才标志了古体小说的成熟。近体小

^① 《论小说》,见《浦江清文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2版,第186页。

说的成长,也经历了很长的路程。从隋唐之际以侯白为代表的说话艺术兴起之后,经过宋代的全面繁荣,到元代才完全成熟。正如鲁迅所说,宋代平民小说代古小说而兴,“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①。然而,由于出版和传播条件的限制,宋代白话小说流传下来的不多。因此从实绩上看,文言小说在宋代仍占有重要的地位,而白话小说到元代才出现了新的高潮。应该说,大约由南宋到元代,随着说话艺术的飞跃发展,中国小说史上发生了一大变迁,走向以通俗小说为主体的新阶段。中国通俗小说的成熟,当以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为标志。经过宋元两代书会才人和说话人的不断加工,通俗小说由口头演说又回到了书面创作,最后又有像罗贯中这样的文人作家来进行修订编纂,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作品,开辟了中国通俗小说大发展的道路。

不过,我们还必须考虑到中国小说史的一些特点。首先是正统学者一贯看不起小说,视之为小道,因而有些小说的作者不愿或不敢留名,留下了一系列的疑问。文言小说就是如此,白话小说更是如此。尤其如话本出自瓦肆勾栏,是民间艺人的集体创作,本无主名,即使署名也得不到重视,因此许多作品的作者及其年代无从考证。包括罗贯中、施耐庵的生平,至今还是一个谜。

其次,宋元话本的基础是口头文学,而现在留传下来的书本多数是简本或节本,并不能完全准确地反映宋元时代说话艺术的实际水平。我们今天讨论话本在小说史上的历史贡献,只能以一部分比较完整详明的版本为依据作出概略的估计,这不免要加上一定的保险系数。

^①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其三,现存的宋元通俗小说大多数编印于明代,或多或少经过了明代人的修订,有的有所增改,有的已经改头换面。即如《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这两部巨著也是如此。我们不能完全依据现存的版本来估计宋元通俗小说的艺术成就,可是又没有别的依据。所以在评价时又不得不留有余地,适当打一点折扣。

因此,我们只能根据这个时期小说史的特点,试图全面地、实事求是地来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宋代人的小说观,反映在目录学上,主要还是稗官说的传统。欧阳修在《新唐书·艺文志》的序言里说:“至于上古三皇五帝以来世次,国家兴灭终始,僭窃伪乱,史官备矣。而传记、小说外暨方言、地理、职官、氏族,皆出于史官之流也。”他把小说和传记等书,都看作史官之流,这是承袭了刘知幾《史通·杂述》篇的观点而又有所发展。小说虽然可以算是史籍著作中的一支,但是来源于“道听途说”,不大可靠,所以欧阳修把《旧唐书·经籍志》原列史部杂传类的一部分书改入子部小说类,并没有把小说类的书归入史部去。正说明他既承认小说有一定史料价值,又不愿承认它是史部著作,反而把前人看作史书而含有异闻成分的杂传归到小说类去了。后来的目录学家大体上承袭了这种分类法,把大部分杂传之类的书归入小说。史学家要求切实可信,对小说也以纪实为取向。只有司马光却比较宽宏,在《资治通鉴》里采用了不少小说的材料。他在进《资治通鉴》的表中说是:“遍阅旧史,旁采小说。”例如汉成帝鸿嘉三年纪事有披香博士淳方成骂赵飞燕为“祸水”,可能就出自《赵飞燕外传》;大业十二年纪事载隋炀帝以诗留别宫人说:“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恐怕就采自《隋遗录》。但更多的情况是在《考异》里引了小说而又加以辩驳。史学家把小说当作史料,无论信还

是不信，客观上总是混淆了小说与史书的界限，对小说提出了不恰当的要求。这不利于小说的发展。

南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对唐人小说作了一个独到的分析：

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

他的话不一定完全正确，唐代举人以小说作为温卷的情况只有个别例证，而《幽怪录》还不是典型的唐人传奇代表作，但赵彦卫的意见也许可以代表一部分宋代人对传奇体小说的看法。他提出的“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的“文备众体”说，曾是宋代传奇的一个写作方针。不过或偏重史才，或偏重诗笔，各家略有不同。从北宋张君房的《丽情集》、李献民的《云斋广录》到元人宋远的《娇红记》，都是偏重诗笔的；从乐史的《绿珠传》到《鬼董》里的一些纪实小说，则是偏重史才的。真正“文备众体”的作品不多。比较而言，偏重诗笔的作品文学性更强一些，艺术水平略胜一筹。传奇作家一般更注重诗笔，往往把诗词赋赞作为小说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对提高小说的艺术性有很大的积极作用，但是又有片面性，发展到了元明的“诗文小说”就走向反面了。

白话小说也有类似的情况。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说：“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该通之理。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小说纷纷皆有之，须凭实学是根基。”可见书会才人和说话人，也必须以崇尚“实学”为标榜，才能抬高自己的地位，赢得听众的信赖。

宋元话本的编写者确有不少文化水平较高的才人。他们读过不少书史文传和诗词赋赞,可以随时运用到话本里去。讲史家引用史书,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小说家更“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都城纪胜》),也兼长于史才、诗笔和议论。例如《西山一窟鬼》开头引了许多词,为士人沈文述的一首《念奴娇》作笺注,说明它“原来皆是集古人词章之句”,正好为江西诗派“无一字无来处”的诗风提供了生动的例证。这些诗词大概是书会才人编集的,充分显示了他们的才学,也正体现了宋代文学的一个特点。宋代人喜欢“以文为诗”,“以诗为词”,还发明了以诗为小说,这是传奇小说家的创造。说话人又推而广之,把这种文风运用到话本小说里来。在“文备众体”这一点上,白话小说和文言小说是相通的。

然而宋元白话小说的成就,主要还不在于它的史才和诗笔,而恰恰在于它的虚构和创新。《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说:“(影戏)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大抵真假相半。”正是由于讲史书者有了“真假相半”的再创作,才把史书改造成了白话小说。至于讲烟粉、灵怪、传奇的小说家,当然更需要艺术的加工。宋元白话小说的发展,正体现于细节描写的增加和语言艺术的提炼。这些艺术加工,推动了中国小说走向一个新的高度。

古体小说和近体小说是两个系统的作品,既有相同的东西,又有许多不同的地方。虽然在宋元时代二者有交流互补的趋势,应该联系起来进行全面的考察,然而它们在思想倾向和艺术形式上各有自己的特点,因此本书里只能分成两大块来分别加以论述。尽管笔者主观上力求注意二者的有机联系,恐怕还很难得出一个统一的前后贯通的小说史概念。这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第一章 杂传记与传奇小说

第一节 乐史的传记体小说

宋初人把传奇体小说称作杂传记。《太平广记》第四八四至四九二卷的杂传记类里收了《李娃传》等十四篇，都是唐人传奇的代表作，宋代人并不视之为小说。小说和传记、杂史等本来容易相混。如郑樵《通志·校讎略》所说：“古今编书所不能分者五，一曰传记，二曰杂家，三曰小说，四曰杂史，五曰故事。凡此五类之书，足相紊乱。”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九五引《宋两朝艺文志》也说：“传记之作，近世尤甚。其为家者亦多可称，采获削稿，为史所传。然根据肤浅，好尚偏驳，滞泥一隅，寡通方之用。至孙冲、胡讷收摭益细，而通之于小说。”

传记一般篇幅较长，可以独立成篇，与“丛残小语”的短书有所不同。后世习惯把《李娃传》之类的杂传记称为传奇。“传奇”这个名称是在宋元时代逐步确立下来的。北宋古文家尹洙嘲讽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是“传奇体尔”。陈师道《后山诗话》作了解释：“传奇，唐裴铏所著小说也。”还是把“传奇”当作专名而

不是通称,但至少已经把裴铏《传奇》看作小说而不称为杂传记了。李献民《云斋广录》用“灵怪新说”、“神仙新说”和“丽情新说”等作为分门别类的名目,实际上已经把“传奇”和灵怪、神仙等类的题材区分了开来。南宋的说唱艺人则把“传奇”和灵怪、烟粉、神仙作为题材分类的名称。如《都城纪胜》说:“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就把“传奇”作为言情小说的专称了。大约同一时期的谢采伯在《密斋笔记》自序中说:“要之无牴牾于圣人,不犹愈于稗官小说传奇志怪之流乎?”他把传奇与志怪并称,明确视之为稗官小说,但显然还是含有贬意的。元人虞集在《写韵轩记》里才对传奇作了比较具体的解释:

盖唐之才人,于经艺道学有见者少,徒知好为文辞,闲暇无所用心,辄想象幽怪遇合、才情恍惚之事,作为诗章答问之意,傅会以为说,盍簪之次,各出行卷,以相娱玩,非必真有是事,谓之传奇。元稹、白居易犹或为之,而况他乎!

虞集认为传奇是“想象幽怪遇合、才情恍惚之事”,“非必真有是事”,也就是注意到了它的文采和想像,才把它和传记著作区分开来了。稍后,夏庭芝《青楼集志》又说:“唐时有传奇,皆文人所编,犹野史也,但资谐笑耳。”他把传奇看作“野史”一类的作品,意即小说。然而古代史志目录并没有“野史”这一类目,只有明人高儒在《百川书志》里列了“野史”一类,所收的书只有《三国志通俗演义》和《忠义水浒传》两种,而传奇、志怪之类的古体小说则多数列在“小史”类了。

北宋初年,出现了一些故事新编式的杂传记,如史官乐史所写

的《绿珠传》、《杨太真外传》，都是摭拾旧说，荟萃成文，它包含了不少唐人小说里的材料，当然不能说是真正的史传，但作为小说也是不大高明的作品。稍晚一些的《梅妃传》才是一篇比较好的宋人小说，而尤袤《遂初堂书目》却把《梅妃传》和《杨太真外传》等一起都著录于杂传类。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则把《绿珠传》和唐人的《补江总白猿传》一起著录于传记类，连“杂”字也不加了。杂传记和传奇体小说的确很难区分。传奇到底有哪些特征，它和别的小说又有哪些区别，至今还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或许可以说传奇本身就是一个模糊概念。但从文学性来看，真正能代表宋元时代古体小说发展水平的，还应该数那些继承了唐五代传奇小说传统而又有新发展的作品。无论称之为杂传记或传奇小说，我们都只能根据作品本身的艺术成就来给予评价，与史实是否符合不是小说的评价标准。作为一种传记体的小说，还得从年代最早的乐史的作品谈起。

乐史(930—1007)，字子正，抚州宜黄(今属江西)人。南唐时为齐王李景达掌笈奏，授秘书郎。入宋后，太平兴国五年(980)举进士不第，佐武成军，又赐及第，升著作佐郎，知陵州。雍熙三年(986)以献其所著书迁著作郎，直史馆，历官知舒州、黄州、商州，以老病解职。咸平五年(1002)又起复馆职，出掌西京磨勘司。著作极多，有《广卓异记》、《太平寰宇记》、《总仙记》、《总记传》、《仙洞集》等二十余种，近千卷。附见《宋史》卷三〇六《乐黄目》传。

乐史基本上是一个史学家，又信奉神仙家的荒唐之言，《宋史》说他“好著述，然博而寡要，以五帝、三王，皆云仙去，论者嗤其诡诞”。他所写的传记体的历史小说，现存《绿珠传》、《杨太真外传》两篇，《宋史·艺文志》还著录有《滕王外传》、《李白外传》、《许迈传》

等三篇，未见传本。

《绿珠传》

《绿珠传》，《宋史·艺文志》传记类没有著录，另有曾致尧《绿珠传》一卷，或别为一种。《绿珠传》现有《琳琅秘室丛书》等本。宋晁氏《续谈助》所收为节本，后有跋说：“右钞直史馆乐史所撰《绿珠传》。史尤精地理学，故此传推考山水为详，又皆出于地志杂书者也。”^①于此可见这篇传的特点。

本传叙绿珠姓梁，白州博白人，美而艳。晋石崇为交趾采访使时以真珠三斛换了来，特加爱宠。赵王司马伦篡权，其党羽孙秀派人向石崇索取绿珠，石崇断然拒绝。孙秀就嗾使司马伦收捕石崇，族灭全家，绿珠跳楼自杀。事实与《晋书·石崇传》大体相同。传中穿插了一些别的故事，由绿珠江牵连到昭君村，又引述了《周秦行记》里绿珠赋诗和拒绝为牛秀才作伴的情节，还引到了守贞节的侍儿田六出和窃娘的事迹^②，最后又发表了一通议论。真是“博而寡要”，作为传记还嫌散漫冗杂，作为传奇小说那就更是枯燥乏味，还不如《拾遗记》石崇爱婢翔风故事可读。当然，在作者是当作史传来写的，但传中采用了《周秦行记》里的虚构情节，就含有小说成分。后人把它收入《说郛》、《绿窗女史》等书，就视之为小说了。

① 跋后题“西楼北斋抄”，当出晁载之手笔。

② 田六出事见《太平御览》卷六六四引《南岳魏夫人内传》，窃娘事见《朝野僉载》卷二。

《杨太真外传》

《杨太真外传》，《遂初堂书目》杂传类著录，无作者姓名。《郡斋读书志》作乐史《杨贵妃外传》二卷；《直斋书录解題》作《杨妃外传》一卷；《宋史·艺文志》有《杨妃外传》一卷，不知作者，均列入传记类。《宋史·艺文志》另有《杨贵妃遗事》二卷，题岷山叟上，亦见《遂初堂书目》，当是别本。惠洪《冷斋夜话》卷一《诗出本处》条引《太真外传》说：

上皇登沉香亭，诏太真妃子。妃子时卯醉未醒，命力士从侍儿扶掖而至。妃子醉颜残妆，鬓乱钗横，不能再拜。上皇笑曰：“岂是妃子醉，真海棠睡未足耳。”（《野客丛书》卷二十四《二花睡足》引略同）

这一段不见于今本，当别有所据。《类说》本《杨妃外传》的《霓裳羽衣曲》条比今本多出了“却暑犀如意辟香尘云母起花屏风”等三十九字。又有《珠翠可扫》一条说：“上令宫妓佩七宝璎珞舞《霓裳羽衣曲》，曲终，珠翠可扫。”也不见于今本。现存《杨太真外传》，见于《说郛》、《顾氏文房小说》、《绿窗女史》等书，题乐史撰。它的写法与《绿珠传》相似，也是采摭史料，纂辑成篇，引用了《明皇杂录》、《东城老父传》、《长恨歌传》等，最后叙道士杨通幽为唐明皇寻访杨贵妃的故事，基本上照抄《长恨歌传》，但又根据杜光庭的《仙传拾遗》补上了杨通幽的名字^①。《外传》按照史传的写法，一开头就叙：“杨贵妃

^① 参看拙著《唐代小说史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138页。